

向着湿地的鸟群

□ 依尘



我的车在高速路上一路呼啸，过了安达服务区，前方就是龙凤湿地大桥。在城市巨大的旋流中，桥的造型就像是一架望远镜，它头上长角又像一个可爱的魔兽。一丝风甜甜的抚过，空气也变得轻盈愉悦。当高高耸立的湿地观光塔在我的视线里出现的时候，我遇见了久违的水鸟。水鸟是灰褐色的，当然还有其他颜色，远方楼宇映衬着城市的接壤处，一片空茫茫……这些鸟的羽毛都像挂着点点雾气也是灰蒙蒙的，湿地由来已久。

每年夏季我都要驱车前往一个地方，开启一段旅程。一为消暑二为安抚我的好奇心。翻遍“大美龙江”的地图，最后我用导航锁定了它，距哈尔滨松北140公里的龙凤湿地保护区。我的主要任务是看鸟，心想累了总会有“鸟巢”栖息。

车一直“抱”着缓满高速跑到世纪大道。道两旁被一些小彩旗装扮得喜气洋洋，今年的旅发大会让这里大放异彩。左转弯再右转弯，停车场被节日的大气球抢占着，各具特色的小商品也在夺人眼球，就连犄角旮旯里都有你想不到的土特产。湿地主题公园推出了“城市嘉年华”“露营节”等新项目，难怪这么多人。鸚鵡园有点萧条，往昔的亚马逊、亚历山大、金剛鸚鵡等表演明星可是会萌翻了全场。今年的马戏团却抢占了先机。你听，帐篷外一声枪响，你正不知所措，空中飞人模仿成鸟的样子，天空滑落下

大片的羽毛，有凌空仙子翩翩而至。马戏还在继续着，你却不想再被精彩吓到，赶快逃了出去。

主题公园里有长廊和各种展馆。像乡村振兴、文旅融合、科技振兴等突出主题的展馆不断升级。要说自然生态当属保护区，有人不禁数着落英缤纷的句子，而后又恍若“忽闻桃花林”闯入一片芳草鲜美之地。

湿地各种鸟类奇异浩繁。丹顶鹤、金雕、东方白鹳、大天鹅、山雀，就连南方的鸚鵡都来这里安家。白鹭、杜鹃都是好听的名字。黑水鸡、花脸鸭一听就觉得好看可爱，俗称猫头鹰的短耳鸮也是呆萌了。还有扇尾沙锥等各色鸥鸟，非鸟类专家，无从辨别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你真的不相信这些聪明的动物也能听懂人类的语言。喂鸟人常常穿着鲜艳的衣服与这些懂事的鸟儿亲昵互动。爱表演的绿鸚鵡最爱撒娇卖萌，它们带着家庭成员一一亮相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鸳鸯是中国著名的观赏鸟类。鸳鸯相亲相爱，悠闲自得，风韵迷人。雄鸳鸯毛色鲜亮，雌鸳鸯羽毛呈灰色。有趣的是它们孕育后代要把卵产在树洞里。等小鸳鸯出生了跟随爸爸妈妈出来玩耍，那是分外的美好、有趣。彩色的鸟群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摄影师，带着专业设备赶来“寻宝”。湿地深处是没有路的，手中的树

枝就是手杖，挑破草尖上的蛛网，他们踩着齐腰高的野草向前行进，小心翼翼架起照相机，屏息等待……听说有一位摄影家在龙凤湿地拍摄到不明水生生物，镜头中平静的水面上突然荡起波纹，随后旋起一个巨大的水涡，漩涡中心浮出形似一条大鱼的背鳍，它露出水面缓缓游动一阵，又渐渐沉入水下……这加深了整个芦苇塘的神秘。我们看到的精美图片，都是摄影者们用心等来的。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，当新生的雏鸟作为造访者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，新生命已然打开。

等到野鸭子飞起，暑气全消。我的卡片相机里依然存留着那几只刚出生的小鸟。盛夏让所有的生态资源得以天然凸显，银鸥也就是鱼鹰则迂回云游，几只不谙世事的小鱼冒出头来，芦苇塘里有了动荡之气。傍晚青蛙鼓噪，小夜曲刚刚开始，这时的人们也随着萨克斯轻灵的音色步入幽径。花丛里有白色的野韭菜花、蓝色的星星草、紫罗兰一样的薰衣草贴在女孩们的裙裾上，晕染着、飘荡着……微甜、微香、微醉而慵懒。

看鸟不需要热闹，如果你就住在附近随时随地都可以再来。

听说湿地上的鸟也分季节各有所属。有的四季皆宜，长此安家。也有南迁北徙时路过的旅鸟，要穿过广阔的海面和险峻的山峰。欣赏之余，不由得赞叹起这小小的生命有莫大的勇气，比如大天

鹅曾飞越了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。难以置信吧！

堪称蒲草中的小精灵文须雀，毛茸茸的，看起来也就比麻雀大一点。小小的嘴，黑色的脚，喜欢吃草籽、小虫，最有意思的是雄鸟的眼睛下边长着两撇“小胡子”。其他山雀、小灰雀、花喜鹊等呼朋引伴，颇为忙碌。这林中的鸟以及水边的鸟性格各异，有的喜欢筑巢，有的偏爱打架。镜头中就抓拍过红嘴鸥一家，当鸟伴侣飞回来把入侵者的头按向水面时，雌鸥高兴得在一边助威尖叫。

鸟的天堂离不开水的响应，还有芦苇永不枯竭的陪伴。这片由嫩江、乌裕尔河、双阳河冲刷淤积而成的湿地，很少有人想到它过去曾是一片盐碱地，经过多年的治理、保护，生物族群日益丰盈，湿地文化得以彰显。地标性的建筑，观光塔的造型气势雄伟、张弛有度。湿地的版图上，远处依稀可见的采油树和抽油机，它们完整地构成了地理融合，湿地与工业背景的勃勃生机。

啄木鸟在敲击树桩，晚钟里传说的都是鸟雀的消息。抬头，成群的灰鸽子从头顶掠过，如果幸运还能遇见丹顶鹤。往来的车辆途经此地，车内乘客不心旷神怡。与此同时滨洲铁路作为城市的主动脉，列车在高架桥上疾驰而过。再来看鸟，你还会惊艳于一个个唯美的瞬间。

窗外有一长方形平台，宽不足一米，长近三米，采光好，通风也好，用围栏加固后，种上花草，权作空中花园，谓之“半米花房”。

既为花园，便要种植花草。养花不是简单的事，需要阳光、温度、水分、土壤和肥料等等，最主要的是要了解花的习性。光有日照绝对不行，肥料不施不行，施肥多了也不行，水浇多了不行，浇少了也不行……这些都是我后来在“惨痛”实践中逐渐积累的心得。

空中小花园硬件设施完善后，我便煞费苦心进行了初步规划。根据花园实际面积，充分考虑了有些花向阴、有些花喜阳的习性，兼顾了花草栽植的颜色搭配、视觉效果、不同风格的花盆布局，并配以绿萝等攀爬植物，既让空间利用发挥最大效应，又可以形成绿意盎然的景观效果。让小空间快速变爆大花园，最简洁的办法就是移植花草。忙碌了两个休息日后，小花园初见规模：木槿花粉嫩嫩，月季花红艳艳，百合花绿油油，长寿花金灿灿……把一盆婚礼吊兰挂在窗边，紫色的枝条悠悠荡荡地垂下来，在光照下闪烁着别样的色彩；把几株芍药花栽在一个大桶中，枝叶繁茂，谓之“芍药桶”，只可惜在移动时压掉了一个先发的花蕾；把牵牛花种在一个花盆里吊起来养，紫色的、粉色的小喇叭花一个挨一个，越发地鲜艳夺目；从百里之外的山上挖来一株野蔷薇，粉花开了足有二十多朵，给小花园带来无限浪漫。

这个空中小花园虽然面积不大，但花的品种众多。有的花，一花成一景；有的花，几株融入一种意境。每当我坐在窗前时，抬头可以看天上云卷云舒，低头可以看园中花开花谢，内心便升起丝丝安适和惬意。几只麻雀在楼上的空调管中安了家，常常飞落在小花园中嬉戏，蹦蹦跳跳，叽叽喳喳，偶尔停落在花枝旁，飞走时扇动一下翅膀，几朵花瓣便飘然而下，心中不免又生出几分怜惜。然而，好景不长。没过多久，开得正茂的花朵掉了下来，有些枝叶发黄枯萎，角落里的毛灯笼竟然挂了一张蛛网……急忙网上问诊，原来有的是水浇多了，有的是光照少了，有的是招致了虫害……尽管采取了诸多救治措施，有些花还是回天无力，不得已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
半米花房

□ 徐平涛

无病花不死，有心花繁茂。在养花的渐近循环中，对花有了更多了解，更多热爱，也掌握了一些养花的技巧。凤仙花喜水不耐晒，宜在阴凉处养护；木槿花喜水喜阳，勤修剪更会枝繁叶茂；太阳花枝条插进土里即可生根，对水肥需求不高；月季花很容易招致虫害，需经常预防性喷药；野玫瑰粗犷管理就可以，简单的光照、浇水、施肥，就可以收获一树鲜艳。渐渐地，我学会了投花所好。喜欢干燥的花就少浇水，喜欢潮湿的花就多浇水，见盆土变干就浇透水。所谓实践出真知，很多养花的经验只有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。

自从爱上了养花，每天早起，都要先侍弄一番花草。去骑马山游玩，不忘忙里偷闲挖回一些松针和腐殖土。花走进我的生活，我走进了花的世界。与花私语，对花殷勤，一摆一弄时，花心照我心。所谓一花一世界，枝叶总关情，每一朵花，都有自己独特的香味、色彩和性情。

养花，是一种心情，一种乐趣，也是一场修行，让人沉醉，也让人放松。在给花草松土、施肥、浇水、喷药的过程中会平静了思绪，沉淀了恬淡，愉悦了心情。不养花，永远都不知道养花的乐趣。与花草的那份情有独钟，只有养花人才能体会到它的妙处。聆听花开的声音，看到新芽吐露、绿叶新抽时，就会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那是一份心境，一份清欢。午后闲暇时，泡杯茶，选本书，静坐花前，轻染花香，嗅着草木的气息，和自己好好的相处，在纷扰中，守住内心的那份宁静。有风吹来，清爽宜人，灵魂也自由地飞翔起来，这应该就是我们在诗和远方吧。

有人问我为何养花？我竟一时语塞：是喜好，是消遣，是乐趣，是寄托……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只是觉得，嘈杂世事，总得有一执一念，能怡情，能静心。牡丹俊美，芍药娇俏，茉莉似雪，米兰如金，栀子芬芳，百合皎洁……每一株花草都有灵性，装点着我们的生活，滋润着我们的身心。

有趣的生活，就是宁静而绚烂、浅笑又安然。工作、生活，不可逃避；任务、责任，无法推卸。忙里偷点闲，闲时找点乐，有热爱，有喜欢。林徽因说，“真正的平静，不是避开车马喧嚣，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”。谁的心中不希望有一座这样的花园。只听花开，不问悲喜，只闻花香，不念过往。花开是一份柔情，一份欣喜，花谢是一份惋惜，一份期盼。

有时，我常常幻想，拥有一座宅院，一个大花园，鲜花盛开，绿植茂盛……我知道，这不过是一种奢望。人要知足，也要珍惜。生活中，有个小小花园，精致如此，足矣。



我的“耀景时光”

□ 王宝滨

的人扑向面包(高尔基语)。我偏爱现代文学作品，喜好借工业题材的短篇小说，上海著名工人作家胡万春的《年代》、哈尔滨工人作家韩统良的《嫂子》和哈铁作家陈桂珍的《钟声》对我影响很大。四季轮回，花开花落，耀景街留下我骑着自行车来去匆匆的身影，我留恋那段珍贵的“耀景时光”。

为提高写作水平，我还买了多部文学名著，认真品读，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，研究、分析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。例如陈桂珍老师的《钟声》，我读了很多遍，三四千字的作品我可以倒背如流。同时，鼓起勇气给《人民铁道》“汽笛”、铁文联主办的《奔驰》文学杂志、《哈尔滨铁道报》副刊投稿，有时也投给《北方文学》，然而投出的稿件几乎如同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但我毫不气馁，依然笔耕不辍。

1983年前后，哈铁文联为培养文学新人，借用耀景街上的省文联“创作中心”举办培训班，每个站段只有一个名

额，我有幸参加了那次培训。省文联创作中心是一家正规培训机构，学习环境优越，外地学员可以住宿。培训老师主要由哈铁文联老师担任，也聘了省、市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授课。在培训班上，我见到仰慕已久的荣获全国第三届优秀短篇小说《你是共产党员吗？》的作者张林老师，他当时是哈铁文联副主席、文学部主任，西服革履，喜好烟斗，谈吐文雅，令人肃然起敬！短暂的10天培训，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，提高了写作能力和创作水平，为日后创作奠定了基础。同时，我结识了来自各分局、站段的优秀文学新人，大家欢聚一堂，交流心得体会，共同提高。至今，我怀念那段难得的“耀景时光”。

2014年我退休后，坐落在耀景街上的集团公司“老干部活动中心阅览室”成为我的好去处。阅览室十分安静，工作人员服务热情、周到，读者多数是局机关离退休老干部。在此，我结识了局工务处高

级工程师、桥梁专家曹正春(早年同济大学毕业生)、建国前印刷过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原东北铁路印刷厂工人刘德水。他们是哈铁历史的见证者，抢救性整理他们的口述历史刻不容缓。我的想法得到两位老同志的大力支持。通过我多次深入、细致的采访，整理出《“老江桥”百年轶事》《东北铁路印刷厂印刷的〈毛泽东选集〉》两篇珍贵史料，分别被收录在《哈铁百年史话》《哈局故事》中，并被省内外文史杂志转发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。回顾这两篇珍贵史料的整理过程，我感谢这两位老同志，感谢“老干部活动中心阅览室”赋予我的“耀景时光”。

在北丁香花盛开的五月，哈铁老年大学文学社正式成立，我有幸成为文学社成员，并参加了成立座谈会。它是全国第一个老年文学社，聚集一批优秀的哈铁老年文学爱好者。我将和他们一道“习不言老，暮年追梦”，抒写今天铁路人的故事，开启我人生新一轮的“耀景时光”。

“耀景时光”是哈铁老年大学文学社贴切而浪漫的别名。文学社设在耀景街上的集团公司离退休管理部，是哈铁老年文学爱好者暮年追梦的地方。身为文学社成员的我的心情激动，耀景街是我文学创作起步的地方，这里曾留下我难忘的“耀景时光”。

耀景街是哈尔滨一条静谧的小街，它南起木介街，北止西大直街，全长约1500米。昔日的哈铁文化宫、图书馆、露天剧场坐落在耀景街北段，每年四五月份，院内丁香绽放，花香沁人心脾，是哈铁职工休闲、娱乐的好去处。四十多年前，我是一名线路工，也是文学青年，工作之余常到图书馆借书，或在阅览室自学。哈铁图书馆历史悠久，环境幽雅，藏书颇丰，有借阅部和阅览部。阅览室宽敞明亮，有30多个座位，紫檀色的实木桌椅和书橱，彰显出百年历史沧桑。那时的耀景街是一条文化街，黑龙江省文联、作协、《北方文学》社编辑部、省文联创作中心等机构坐落在小街的中段，我在街上常见到省内知名作家、编辑的身影，我羡慕他们的职业，立志当一名作家，创作出反映铁路工人火热生活的文学作品。

我的星期天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，除借(还)图书外，还要到阅览室读文学期刊，《人民文学》《北方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期刊我每期必读。星期天的阅览室座无虚席，我常站在书架旁阅读，像饥饿